



城里

夜归人

□ 陈丽娜

闲话

风中奔跑的人

□ 王太生

这几天,随着日照北移,昆明的天黑得越来越早了,晚归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

晚上11点,我提着电脑包,边回家边回忆着刚刚写完的、还没来得及校对修改的内容。脑子从混乱到清晰,又从清晰到混乱,一些困惑的地方依然困惑,没有解决的问题萦绕在脑海,越想解决它,越想不出合适的方法。

那么,好吧,就享受这难得的夜吧!到处静悄悄,喧嚣的浪潮已经退去,周围的一切都在为进入梦乡做准备。在这样一个凉意袭人、微雨蒙蒙的秋夜,夜深露重,鸣虫蛰伏,单位里只听得见风声微微的喘息。雨丝隐隐约约朝脸上扑来,丝丝凉意正好唤醒我的混沌。

夜里,行人已稀。路灯似乎格外昏黄,它们在道路的上空沉默不语,看尽了灯下日复一日的奔波和忙碌,此时终于有了片刻的宁静。灯杆的影子格外绵长,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。偶尔有电动车从远方悠悠而来,车灯就是开路的勇士,在昏暗的路上开辟光亮大道。电动车似乎并不是那么急,晚就晚了,再晚一会也没什么吧!几辆轿车、的士飞驰而过,司机们都很忙吧!

如果再早两三个小时,夜归的人会很多。大家在公交上、地铁上、电动车上、私家车上、人行道上。有的人早出晚归,早上8点出门,这个点已然疲惫了。有人说,早上满脸出门,想的是如何征服这个世界,晚上已被世界干得服服帖帖。

晚上,公交车上的人们坐姿各异:有

的抱着双手,头靠座位,闭目养神;有的刷着手机,看新闻、打游戏、聊天;还有人像我一样,总是看着窗外愣神。是不是每个晚归的人都有晚归的故事?也许,奋笔疾书写文件,刚好写上结尾;也许,和客户谈工作,刚好吃个饭,增进一下感情;也许刚好做完一单生意,兴冲冲回家;也许事情远远没有做完,做到夜晚,就是为了延长时间,让时间连成片,才能深度思索。车上上上下下的人们逐渐稀稀拉拉,窗外的广告牌依然璀璨,变换着场景,但明显寂寥了许多,对于车上的行人们,多少有点曲高和寡的意味。商铺、饭馆现在都还开着亮堂堂的灯,等待着最后一波主顾。

今夜,城市的脉络格外清晰,这个时候,我们才把心脏贴近这座城市,感受它的温度;才能伸出手,触到它的皮肤。为了融进它奔流不息的血液,为了奔向我们心中的美好生活,我们曾经屡败屡战,挑灯奋战,不舍昼夜。但是,无论多忙,我们也需要给自己放个假,允许我们去开开小差,让我们有足够的精力去舒活舒活筋骨,保证第二天又满血复活。比如,在这样一个晚归的夜晚。

夜晚的归途中,我们的精神是自由的、放飞的。夜晚是我们的,我们也是夜晚的。趁着这夜归的旅途,小憩一会吧!歇一会,慢一点,效率除了速度,还需要想象和自由,有时候,慢也是一种快。那么,放飞一会大脑,放飞一刻自我吧!这样想着,我长舒一口气,放弃了熬夜的想法,向家里奔去。

小说

西湖游记(连载)

□ 周善甫

一位女郎,这么大清早晨,独个到茶室默坐,已够够罕。而她的穿着,也似乎不太寻常——黑哔叽的短旗袍,黑的短袜,黑的半高跟,乃至搁在桌上的一双薄丝手套也是黑的。要不另有一条红得刺目的束发缎带,定将会被认为是个居丧的人。

年纪只二十三、四,脸型和骨骼,都透着无可隐藏的秀媚之气,似乎整体全是用锋利的刀口削出来,没有任何部分像出于模塑或揉捏。而神情却异样冷漠慵懒,没有一丝在这样年纪所必具的娇艳生动。

多少天来,看惯的是浮华场中的欢笑,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冷然脱俗的形象,一下就引起我的注意。

她坐了特别靠近临湖的窗。窗槛那样低,可以让她自如地临波凝睇。桌上—盘加过奶的红茶,满满地冷在那里。她默默进行着的,是一项令人讶然的动作:看她只管漫不经心地把小碟子里的冰糖莲子—撮撮取将来,一粒粒让它从指间落向水里去。下去几个,水面就荡开几圈漪沦。已抓空了一碟,第二碟也快给抓完了,侍者竟也行所当然地送上第三碟去。我伸头向水面看看,也不见有什么鱼儿喋喋。

初儿,我不胜诧异,后来想想,大地方嘛,就有那么个陷溺于自家特殊情操里的人,也许并不足怪。看她这样神游物外,几曾放在我眼里?何劳我窥猜别人私衷。

于是,我撇开对她的注意,正掉转头想去继续作湖山的欣赏。黄家的小厮却进茶室来找到了我。敦促回去吃早点,说一家都等着。虽昨宵余愧又重上心来,但无计再事推宕,迟早省不得要见这一面。没奈何,只得跟小厮回来。

早点被安排在客室里,老着脸,挪步进去。

“进门看脸色”,黄老对我的态度,不但没有一点不满或轻蔑,乃至也不像昨天初见时那样“约之以礼”。老人舒适地躺在长沙发里,蔼然拍拍邻座,要我坐近

他。并着意用很自然很随便的口声询问:“没有太不舒服吧?在我这样的年纪,就受不了这样的酒力了,非睡翻两天不可。你却一早又溜了。”

从这极显寻常的寒暄里,我明白,我已不再处于生硬的环境中了,便咽下业已准备好的套语,也较为落落地说:

“好醉!讨你们见笑。”

“见笑!”老人因我仍存有客气而慨然了:“我在湖上三十年了,不知做了多少游人的向导,可是就没有碰上一个像你一样,对湖山这样一见倾心、忘情形迹的……”

他边说边把桌上的一份点心推向我:“莲羹,这对醒酒有好处,来上一块自家蒸的蛋糕更好……我正替西子湖庆幸得一知己,你还怕我‘笑话’,这就太不我知了。”

清香甜润的莲羹,确然对胃。我以极好的心情畅然受用。心想:自家一时荒唐,却被这位纯真的老人作此过高估计,由滥醉而获致赞扬,怎生受之无愧。但,当会,既大大解脱了忤于失检的尴尬处境,便也乐得把来权自解嘲,囫圇受下。而对这位老人什么都从好一边想的雅量,及江南人物的如是细腻不俗,也觉景敬不已。

于是,话便讲投机起来,老人越谈越有兴。脱身自任,这十天内要陪我重新跑遍湖上每个地方。接着,他以“杭州通”自命,为我拟定了一份游览日程,这日程的特征是先迂回外围,最后才攻取核心。对这充满自信的安排,我当然毫无成见地全盘接受。他还抱歉地提出两个条件:一、他清晨惯于晏起,并且不欲放弃精洁的家治早点,每天只能从十时开始我们的游程。二、他近来已受不了车行的速度和油气,要求尽可能策杖缓行。对这两点,我更毫无异议。

并决定,就在当天早点之后,便开始我两人的第一天的游程。

载自《风雅儒者 文化名人周善甫诞辰90周年纪念文集》 (未完待续)

乡愁

青 稞

□ 殷著虹

青稞,深情而难忘的植物;青稞,优雅而动听的牧歌。蓬勃旺盛长在雪山脚下的春风田园,挺拔茁壮是我那慈祥阿妈栽种的希望。在蓝天白云下的温馨家园里,青稞是滋养我们在草原上成长的食粮。

在偶然的一次巧遇中,我与青稞在异乡的都市里相见,它被打扮成了靓丽的青稞爆米花,引人注目地放置在繁华的超市货架上。热情的礼仪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,时尚的着装让人感到赏心悦目。

那清纯帅气的模样,让我联想起雪山峡谷的扎西小伙,第一次开上拖拉机到城里的情景,总有些新奇和兴奋,又带着梦想和憧憬;那羞涩的面容,还让我想起来自草原上的美丽姑娘卓玛,第一次唱着牧歌到豪华演唱厅献艺,总有几分惊诧和喜悦,也让人感到欢欣和振奋。

哦,青稞爆米花,你是在都市邂逅的老乡。当我伸出双臂把你搂进怀里,犹如搂过家乡的那一碗青稞酒,醇香甘冽勾起我的乡愁,涌动的情感回到了香格里拉。温馨的家园里酥油茶飘香,阿妈还送上酸奶和糌粑,阿妈的吉祥祝福,时刻萦绕在我的心房,如同年年岁岁飘荡在青稞地里的春风。

我不会忘记青稞,它总是从阿妈粗茧的手心出发,义无反顾地走进乍暖还寒的泥土,萌芽和分蘖在阳光雨露下。拔节扬花是阿妈辛勤劳作的希望,丰收在望是阿妈幸福的畅想。当高高的青稞架背负起金秋收获,阿妈又总是簸的簸、扬的扬,让青稞顺着意愿归入粮仓。

记得那一年,我用牦牛驮上沉甸甸的青稞翻过了雪山,从金沙江畔娶回了我可爱的新娘。在草原深处我们安下了家,我和新娘点燃了炽热的火塘,星光连接着火光烘烤青稞,磨出了可口香甜的青稞糌粑。

在相亲相爱的岁月里,我们在希望的田野上,年年播种青稞,年年喜获丰收。在同甘共苦的道路上,我们走过青稞吐穗扬花的季节,走向青稞灌浆成熟的时光。年复一年始终朴实无华,几经风雨的青稞得到了希望,我们一起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,一起在青稞地里放飞着梦想。

而今,就是这个香格里拉水土滋养的青稞,在都市摩天大厦的电梯里被吊上吊下;就是这个土生土长的青稞,乘坐上飞机、高铁和邮轮畅游在五湖四海。

至此,我怀着岁月的感慨,凝视着眼前的青稞爆米花,更想念故乡的阿妈。阿妈还在守望着绿绿的青稞地,盼望着一个金灿灿的時光……